

与县府的老的“名秘”共事不多,郑履成是其中一位。同他合作写文章只有两次。

第一次是1982年9月,由县文教局创作组编印的《珠湖》

编辑到县委统战部组稿,出一期统战工作专号,约请统战工作人员与对象以诗文的形式为“统一必成,四化必胜”的愿望和践行行文造势。

头版领衔的文章是郑履成与我合写的。当时部里领导颇为重视。年长我十岁的郑履成对我说,你作为秘书写的公文部领导有过微词,不必介意,这次组写文艺性的稿件,你可以发挥长处。于是,我约请崔锡麟、金仲辉、童和斋、曹进等先生写诗撰文,还为部里同志代笔,填词《一剪梅·明月思乡》、《挂枝香·登文游台》,并将郑履成在落实政策、接待沟通中的有关人事写成散文《拳拳赤子心》,署上了我俩的名字。对此,郑履成不以为然,认为无须摆下这个阵势。他说,大院子的同志对我们知根知底,别人会笑话我们“装腔作势”,至于“拳”文,就写你一个人名字。诗词作品,千万不要署郑某的名字,将来我自己学写。经我再三说明,他才同意“拳”文以两人名字发表。那一期《珠湖》,确实是统战部“风光”了一下。但在郑履成看来,那只是统战部工作步履行程的一些印痕,不会作为统战工作“大事记”记下一笔。

郑履成最为欣赏的是该期《珠湖》上莫绍裘的新诗《风的寄语》。莫公极少写诗,也是出于“郑”情难却才赐稿的。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被打成右派,吃尽辛苦,在郑履成、成德坚等人落实政策中,郑公与莫公(即后来成为教授、著名诗评家的叶橧)成了君子之交的知音,从此,郑公读书即博览加精读,在与莫公对话中有底气有见地,两人诚挚相交了30多年。

郑履成还欣赏界首名老中医曹进的去日探亲随感《祖国呵,我爱您》。曹先生陪母去东京3个月,写了见闻、感慨,尤其是写了大谷饭店前五星红旗跻身十个大国的国旗旗林中飘扬,深感荣耀。字里行间,流露的是一片爱国爱乡的真挚之情。郑履成告诉我,曹先生受海外关系影响,吃过苦头,有过冤情,但是落实政策后曾在座谈会上动情地说过:“祖国是母亲。母亲曾错打了孩子几下,孩子能计较吗?”曹先生这样坦荡的心胸与开阔的远见值得我们统战工作人员学习。作为曾经历过多次“运动”的我们,委实有些内疚和汗颜。

那些年月,郑履成、成德坚、曾德凤等一批老同志以认认真真、清清爽爽落实政策,为党熨平了多少人的心“折”。诸如王沛、熊纬书、杨汝刚、金仲辉等一批知名人士都成了郑公等人君子之交淡如

## 行健履成貽箴言

□ 陈其昌

水的朋友。

后来,郑履成真的学习诗词写作,成了孟城诗社的重要一员,除了他的个人努力,与熊纬书等文化名人的影响、鼓励也分

不开。“下放”寓居高邮20年的文化奇人熊纬书的晚年生活,有过一段“野鬼眠岸有闲意,老树著花无丑枝”的平淡老健、悠闲恬适的境遇。他鼓励郑履成学诗写诗,为他画了一幅扇面山水,背面题五律一首。诗曰:唐人高十五,老大学吟诗。……歌行邻李白,韵致近王维。云云。唐朝高适(小名十五)50岁学诗,仍成了与李白、王维为伍、才情韵致的大家。作为诗社秘书长的郑履成是很尊重孟城诗社社长熊纬书的。正是熊先生等人说文论诗、行吟不已,才开创了古城一代诗风。而郑公的身体力行,才有了他的歌吟抒怀以及事业和人生的坚实步履。

这使人想起郑履成的工作和人生的行健履成。各人走的路程和留下的履痕总会迥然不同。郑公自有他独特之处,踏实、厚道、内敛,“俏也不争春”,长湖变迁,他乐于身居一隅,“满湖风雨看涛生”。陆建华多次提到邀请汪老第一次回邮,得以成功,离不开县领导重视,也少不了朱维宁、郑履成的具体过问、妥善安排。后来,汪老第二、三次回邮,因为郑公工作变化及退休,当时若干次与汪老会晤的场合,郑公都没有沾边,未能叨个末座。作为参与接待的我,对他曾表歉意。郑公很淡然。他十分欣赏汪老一个观点:希望更多的乡人走向全国,也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文学圈子的“乡党”。筹备王氏纪念馆,他是筹备办公室主任。诸如寻找并敲定请程十发先生为“二王”画像,人们原以为是其他文化人操办,直到陆建华在专著中如实写明,是郑公亲自赴沪、一抓到底。病入膏肓的郑公见了,轻轻松了一口气,欣慰地感谢老友“照拂”。他高兴地对来人说,在上海杏花楼宴请程十发夫妇,是他生平第一次吃鱼翅。

我和郑公第二次合作写文,是今年纪念褚元仿先生的文章。郑公说:“我讲情况,请你记录整理,我已不能写了。”于是,一篇题为《关注家乡的热心人褚元仿》便问世了。想不到的是,这是他告别人世前的最后一篇。

曾有人说,郑公也是属于“述而不作”的一族。其实不然,除了公文,他翻阅他的日记本示我,他的俊秀笔迹记下多少年的人和事,稍加整理,便是好的散文。就连他的名字和践行,也是隽永的意象,他身体力行地在昭示:

人各有路。一个用心与笃行向前走的人,都是用脚丈量着他的人生,都会留下深深浅浅的履痕。各色人等,千姿百态,也就有了纷纭绚丽的世界。

## 平静如水(外一首)

□ 严长明

此刻我平静如水  
站在四十二岁台阶上  
前十九年交给学校纯净透明  
后二十年交给社会涸渥打拼  
时间精力以及青春呀  
一切都有而又两手空空  
唯真实让生活隐隐作痛

我必须承认这些年  
得到一些帮助也帮助过一些  
得罪一些又经常被人得罪  
命运给予我安排的  
是一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路  
从生活底层开始去爬命运之山  
这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任何努力都无法到达终点  
但我仍乐此不疲  
满足目前所能企及的高度

高有高的风景低有低的妙处  
每一级台阶都有不同的主题和角度  
我不奢望有什么重大改变奇迹发生  
也不抱怨有什么苦难猝然而至  
我只是一枚小小的甲虫  
在自己卑微的世界  
构筑掌纹般宏大的幸福  
提前结束或慢慢枯萎

假如不幸卒于五十  
那我还有八年  
必须抓紧做一些自己喜欢和必须做的事情

假如时钟正常停在晚间八点  
那我要将一些杂质滤掉  
让生命透明简单如学生时代  
假如上苍给我额外的恩赐  
让我多行十级台阶  
那我要在走过的路上  
多插一些路标为后来者导航  
并将以往的日子晾干  
发酵  
作为子孙们爬山的饮品

### 梦见一场雪

把脚印撒出去,就足够下一场很大的雪了。  
下场大雪多么好呀,让心灵与雪花一样纯粹。  
那种洁净是与生俱来的高贵。  
一切被她的纯真覆盖。  
她的微笑朴素如童年的红棉袄。  
与她的灿烂相比,寒冷已可忽略。  
仿佛一种表白,绽在冬天的梦里。

梦是日谢夜开的花。  
用经历圈一枚漂亮的蝴蝶结,静候一场雪。  
就像是静静地坐在礼堂里,候一场盛大的演出。

梦见一场雪时,心事纷纷扬扬。  
雪是冬天远方的问候,带来天堂的祝福词。  
而头顶的白发,是人生的另一场雪。  
在这个梦的过程中,有多少忧伤在心头积淀?  
又有多少灿烂在枝头芬芳?

赠你一片雪,学会在雪中飞舞。  
在我们的手上,  
它化作小小的一滴清凉,  
从掌纹游到我们的内心。  
梦见一场雪。

宋神宗元丰初年的早春,当秦少游携僧友参寥子徜徉在东园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只是一片莺啼蝶舞蜂忙、桃李白菜花黄

的自然景色,再有就是那已历百年沧桑的东岳行宫,因而他们留下的诗作分别是《东园》和《题早春僧舍》。时光过去不到十年,宋哲宗元祐年初,少游进士及第,在蔡州教授任上就职的时候,一座规模恢弘、气象万千的“众乐园”诞生了。南宋王像之的《舆地纪胜》和《高邮州志》中都有较多笔墨,记载了这个当年盛极一时的官方园林的繁盛。

《嘉庆高邮州志》中载有当年高邮军太守杨蟠的《众乐园记》,开宗明义阐明了建园之动因:“高邮当东南冲会,名之为军,而邑居繁盛,加之鱼稻之富,人足于衣食,其情闲暇则思有所适,以寓一目之乐焉。”高邮鱼米之乡,自古繁华。无温饱之虞的高邮人,便有了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的追求。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元祐元年(1086),朝廷下诏恢复高邮军建制,并且拨了一笔款子用于旧城改造。如同现今撤县建市,必要轰轰烈烈庆祝一番。工程始于杨蟠的前任太守毛渐,他于“牙墙之东获废地几百亩,垣而明之曰众乐园。”然而毛渐只圈了一个围墙就匆匆离任了,众乐园最终成于继任者杨蟠。《嘉庆高邮州志》有传云:“杨蟠字公济,章安人,少年登进士第,欧阳修、苏轼尝称其诗,元祐中以议郎继毛渐知军,始成众乐园,建台榭一十二所,又构亭曰梦草,皆有题咏,州人称为文章太守云。”有文章太守雅号的杨蟠,对于建成众乐园这一政绩也颇为自得,亲笔撰写了《众乐园记》,叙写了建园之艰辛、园林规模与格局、园内亭台楼阁名之由来以及游客“肩相摩,足相蹶”的盛况。如主体建筑“时燕堂”,是太守宴客之所,“与宾客僚属燕之时也”。最高建筑为“华胥台”,因为“华胥之人,乘空如履实,寝虚如据床”,登此台如在云雾之中,像神仙华胥一样熙然而乐。还有摇辉阁、玉水堂、烟客亭、尘外亭、迷春亭等,皆一道出其不同寻常之处,让人油然而生必欲来此一游之雅兴。不仅如此,杨蟠在与宾客僚属游园时,还乘兴作诗《众乐园》、《华胥台》、《时燕堂》等一组。

众乐园由朝廷“赐金”独资兴建,是一个道地的官方园林,史志中称之为“郡圃”。然众乐园之“众乐”显然寓有古圣贤“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之意。文章末尾,杨蟠借题发挥,表达了一番忧民之所忧、乐民之所乐的情怀。其《华胥堂》诗云:“我缘

我不懂音乐,却爱听歌。我爱听歌,却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听过几首。常常在别人的文章里读到那些充满诗意的听歌或看书的大概情形:在落日的余晖里,静静地半倚在藤椅上,泡好的香茶,精美的书本,柔和的音乐,触手可及。这对我来说,除了羡慕之外,还有些许真实性的怀疑。也曾青春少年似地模仿过,茶香四溢,就在转身取躺椅时,女儿快步走来,端杯就喝,然后呷吧着小嘴,嚷嚷着茶叶苦,不好喝。躺椅还未放稳,一只绒毛小熊飞过来,“小熊、小狗、小鱼要睡觉啦。”随着一声喊,女儿扑进椅中,怀里滚落满地的玩具,于是合上的不仅是书本,还有我的苦笑与无奈。不断提速的生活节奏早已将类似的享受挤压成琼瑶小说式的浪漫奢侈品,与之配伍的也许只能是魔幻般的爱情故事了,这故事早已似落叶般老迈得跟不上滚滚的车轮了。我望而却步。

生活是忙碌的,歌声却无所不在。刚出楼梯口,一个小姑娘就哼着歌迎面走来;遇见熟人,话正说着,对方手机唱起了歌;远处人头攒动,高音喇叭卖力地吼,又一新店开张;跨进店门,只见店主闭着眼摇头晃脑,原来耳机塞着;人在途中,一辆摩托车呼啸着擦身而过,车载音乐飘然远去……

## 再说东园

□ 许伟忠

众乐狂方盛,园锁从教日日开。”希望官方园林的显贵身份和园门之锁,不致成为与民同乐的障碍。众乐园作为高邮的风景胜地存在了多少年不得而知,北宋苏东坡、蒋之奇曾经光临,并留下了诗文。到南宋初年,高邮籍进士、有“淮南夫子”美称的陈造多次畅游园中,高邮州志存有其以《众乐园》为题的五言、七言古诗各一首。在其后的漫长岁月中,众乐园很少为人提及。一直到700年后的清道光年间,时任高邮太守的左辉春兴建后乐园。何为后乐园?一位颇有名气的自由文人何咏在《后乐园记》中说:“湘乡先生治邮之二年,而后乐园成。后乐者后宋州守杨公济众乐园而为园也。”(《道光续增高邮州志》)湘乡先生即左辉春,“后乐”不仅指后“众乐园”之后,而且寓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深意,这一点《后乐园记》中亦已点明。园中有“镜花轩”、“天香坞”、“荆花馆”等景点,规模十分可观,其可圈可点之处亦为时人称道。

“乐园今日成空忆,叫人何处觅芳踪?”岁月流逝,众乐园、后乐园皆已成“失乐园”,给后人留下无尽的慨叹和困惑。《众乐园记》云“牙墙之东”,似乎很清楚,园址不在州衙以东吗?然诚如《后乐园记》坦言,“州宅数易”,当年州宅何处尚难考定,何况园址呢?其实只要捋清东园与众乐园的关系,问题就有了答案。蒋之奇长诗逐一描写了众乐园内十三个主要景点,然诗题为《题东园》;杨蟠继任者赵晦之在郡圃内建四达斋,苏东坡为之作《四达斋铭并引》,称“高邮使君赵晦之作斋东园”;陈造《众乐园》有诗句“东园郡胜处”、“东园地胜宾佳”。此外,杨蟠《华胥台》诗云:“歌舞飘飘百尺台,半天笼麝散香煤。”蒋之奇亦有诗句,“高台雄跨一千尺,熙熙乐园游华胥”。百尺、千尺都有夸张之意,极言华胥台之高。然华胥台不是平地高楼,而是有所凭借。高邮城区的制高点,唯有东岳行宫所处的城东高岗,华胥台所凭借者与东岳行宫应同为一地。如此,两者的地理位置及其渊源关系十分清楚,众乐园应是在东园基础之上而建,且造园者匠心独运,因地制宜,巧妙利用了东园地势上的优势。东园之东是州城之东,就众乐园而言,州城之东与州衙之东可以视作同一方位。比之少游和参寥子笔下的东园,众乐园不过是一个面貌一新、更大规模的东园而已。事实上,在蒋之奇、陈造等人的诗作中,东园只不过是众乐园一个简单的代称而已,两者实为同一概念,难以区分,也无须区分。

## 一路飞歌

□ 周顺山

于是,我开始喜欢断断续续、片断式的歌声,那种自由与不经意,总给人以无限的遐想与惊喜。昨日清晨,淡淡的雾气笼罩着我熟悉的道路,三三两两的车辆不时或迎面而过或擦肩而行,反而让人觉得四周静得无聊、无趣。突然,一首极为熟悉的流行歌曲从身后传来,高亢、优美、悦耳。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大,终于伴着机器声赶上我,超过我,最终消失在前方的雾气中,恍若惊鸿一现,只留下我独自不成调地哼着那首歌。却也看清是辆机动三轮车,车箱后壁油漆刷着“专修平房漏水”几个大字,一口大锅赫然入目。傍晚,去超市购物,转过路口,居然又看到这辆车,那口大锅依然醒目。车停在路边,没有歌声,有的只是两个小孩围绕车身追逐打闹,一个头发蓬乱的男人穿着满是油污的旧军装,正埋着头蹲在轮胎旁修理着什么。车头,一个胖胖的女人正支起临时锅灶,打火、做饭,嘴里用外地方言呵斥着孩子,似乎是提醒家人别闹,注意车辆。原来,车上住着一家人!为了生活而漂泊异乡的一家人!车既是他们的交通工具,又是谋生手段,更是一个流动的温暖之家。车到哪里,歌便唱到哪里,家也到哪里!一路前行,一路飞歌,一路亲情!

华灯初上,桔黄色的灯光洒下,忙碌的身影渐渐远去,我驻足良久,那首熟悉的歌又涌上心头,回响在耳。

文游基  
刊头题字:殷旭明 责任编辑:居永贵